



一腔激情颂人民，千秋妙笔著华章。当代著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在6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用如椽大笔写出了一系列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他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近几年，我四处搜寻，将刊发穆青先生文章的报刊几乎都找到并珍藏了。在整理这些报刊的过程中，我发现，穆青先生有3篇名作分别被《经济日报》《中国兵工报》《解放军报》重新发表。这3篇名作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工人的旗帜赵占魁》《雁翎队》。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这篇七易其稿、精益求精完成的经典之作，让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响彻中华大地。

1990年5月3日《经济日报》以头版整版转二版大半版的篇幅，重新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永不磨灭的形象——写在重新发表焦裕禄事迹之际》。

评论员文章说，本报重新发表穆青、冯健、周原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同志离开我们已有20多个年头，但他的精神和事迹一直铭刻在兰考人民和全国广大干部的心中，继续发挥着榜样的无穷力量。焦裕禄的精神是光彩照人的，它的价值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减弱，相反地更加显示出夺目的光辉，这就是今天我们重读这篇通讯之后依然感到激动的原因，也是我们重新提倡广大干部学习焦裕禄的道理。

文章指出，从焦裕禄同志的身上，

又是一年九月十八日，天空低垂，雨丝如缕，细密地斜织在城市的上空。当尖锐的防空警报划破雨幕，整个中国大地在这一刻凝固——94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潮湿的秋夜，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雨水冲刷着纪念碑上的弹痕，仿佛在一遍遍地提醒：有些记忆，永远不该被岁月冲淡。

雨水中，杨靖宇将军的铜像更显坚毅。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领袖，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中，以棉絮、树皮为食，孤身与日寇周旋，直至最后一刻。当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只有未能消化的草根和棉絮！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以血肉之躯撑起希望之光。

同样在这片白山黑水间，赵一曼在受尽酷刑后写下遗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雨水顺着铜像的眼角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雨声淅沥，像是乌斯浑河畔8位女



高三开学第一天，我们发现任课老师全换了。语文老师由说话总像含着东西的郭新文老师换成了戴着眼镜儒雅的高继升老师，历史老师由神采飞扬的李慧老师换成了年过五旬、背微驼的韩百庆老师。英语老师原本是年轻漂亮的刘秀珍老师，又会换成谁呢？我们心中充满好奇与期待，想早点一睹新老师的“庐山真面目”。

上课铃响了，走进一位约莫40岁的男老师，老师名叫王炳武。他身材高瘦，颧骨突出，很像相声大师马三立，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笑容——嘴角咧开，面部却平静无波。这形象，与之前的刘老师相去甚远。更让人失望的是，他的英语发音不太标准，吐字也有些含混。同学们私下嘀咕：高三的关键时刻，怎么换了这样一位让人心里没底的老师？

然而，王老师很快用实力扭转了我们的“坏”印象。他的“三快”闻名遐迩：走路快，步履如风；改卷快，晚自习交的试卷，第二天清晨必定发还；骑车快，骑一辆二六自行车，据说骑二八车的人都追不上他。他曾说，骑自行车去新乡参加自学考试，路上还能背一二十个单词。常见他腋下夹着公文包，风风火火走进教室，打开包便开讲，重要的知识点反复强调，务求我们掌握。

王老师的勤勉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自编自印的试卷如雪片般飞来，一张未完，两张三张新卷又至，仿佛永远写不完。他不只勤于阅卷、发卷，更勤于讲卷。课堂上，他不知疲倦地滔滔不绝，总能从我们觉得平淡无奇的地方，挖掘出丰富的知识宝藏。复习初中课时本，一段简单的对话，经他

我们看到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主义战士无私奉献的形象，看到了艰苦奋斗的品格与作风，看到了廉洁勤政的干部典范，更看到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血肉联系。尽管今天的情况同20多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河南兰考，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穆青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深入采访、调查研究的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穆青3次眼含热泪书写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呼唤焦裕禄》《焦裕禄精神常青》组成了影响深远的焦裕禄“三部曲”。

1990年6月，穆青和冯健、周原一道重返兰考。他们合写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经新华社播发，各大媒体争相刊用。1990年7月9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推出这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不信东风唤不回》。1994年5月，穆青和冯健、周原再次合写通讯《焦裕禄精神常青》，5月11日《河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这篇通讯。

人们常说，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才会不朽。同样，走进人民心中的作品，才会触动人心，引起共鸣，才会被人们铭记。穆青以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以铭刻在人民心中的不朽作品，书写了新闻记者的光荣与梦想。

《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穆青喜欢写人物通讯，擅长塑造典型人物。他的第一部人物通讯的“主角”名叫赵占魁。1948年7月，穆青采写的长篇通讯《新劳动态度的模范——记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在7月14日的《东北日报》整版刊登，用大量生动感人的事实和细节，展现了赵占魁“始终如一、公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劳动态度。

时隔48年，1996年7月31日的《中

国兵工报》用整版篇幅再次刊发此文，并加编者按。我收藏了这期《中国兵工报》，第4版整版由长篇通讯、编者按、赵占魁照片、1948年赵占魁在哈尔滨接受穆青采访的照片组成。

编者按道出了再刊此文的缘由：“赵占魁同志是位老兵工战士，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涌现的第一个工人劳动模范。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开展了向赵占魁学习的运动。1948年新华社记者穆青同志饱蘸激情写下了《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时隔48年重读这篇文章，赵占魁其人其事仍然感人肺腑。今天，在纪念人民兵工创建6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位老兵工工人的劳动热情、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他成长的辉煌历程，看一看曾经飘扬着的这面工人旗帜，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老兵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有着现实的、积极的意义。”

新闻作品浩如烟海，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持久影响力？穆青的新闻实践给出了答案：惟有记录时代、影响社会、具有感染力、鼓舞人、激励人的巨大正能量的新闻作品，才有持久的影响力。

从一名年轻记者到新闻界巨擘，穆青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朴素生动的语言，聚焦具有很强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和典型性的英雄模范人物，捕捉社会发展中最具重大意义的题材，以此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诸多名篇。

《雁翎队》

2023年2月15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重新发表《雁翎队》。文末特别注明：原文刊发于1943年8月22日《解放日报》。《解放军报》还配发了题为《激情出佳作》的赏析文章。



厉的声音穿透雨幕。2025年的今天，成都、沈阳、太原、郑州等城市同步举行纪念活动，市民自发在雨中默哀，汽车鸣笛呼应警报。辽宁监狱系统的民警在历史展馆前垂首肃立，山西的学生们诵读着《勿忘“九一八”》的散文，河南抗战展览馆里，锈迹斑斑的毒气弹与土造手榴弹并置陈列，见证着侵略者的残暴与人民的不屈。这雨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94年前的呐喊在新时代依然振聋发聩。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国耻日，更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觉醒的转折点。当雨水冲刷着“勿

“这是一篇洋溢着作者澎湃激情和充满诗意的文采的作品。”赏析文章介绍，1943年7月初，延安的《解放日报》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周年，准备广泛报道和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时年22岁的战地记者穆青，去中央党校采访了一位来自冀中的同志。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获得了雁翎队丰富的写作素材。因为曾在冀中打过近一年的游击战，多次路过白洋淀，穆青难以忘怀那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勤劳勇敢的乡亲。雁翎队抗日的生动故事，使他的激情难以自抑。出于对那片土地深沉的爱恋，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恨，对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员勇敢机智战斗的由衷的赞美，穆青胸中的激情爆发，笔下流淌出滚烫的文字。

于是，一篇写入中国抗战新闻史的名篇佳作诞生了。从此，富有传奇色彩的“雁翎队”的名字传遍各敌后根据地，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斗志。同时，雁翎队的水上游击战，与华北军民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一样，威震冀中平原，令日寇闻风丧胆。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著名记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穆青生前好友范敬宜多次提到一个命题：“感染是新闻作品生命力之所在。”他说：“我一直在思索，新闻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难达到的是什么。总结几十年走过的新闻道路，我终于抽象出来两个字：‘感

染’。”新闻作品的感染力强不强，取决于作者投入激情的多与少。在谈到采访写作时，穆青曾有这样的感慨：“什么叫激情，我的体会是到忘我的程度，你的思想感情都会在人物身上，你即使做一件事，洗脸、吃饭都是下意识的。”穆青从事新闻工作60余载，一直笔耕不辍。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这份激情，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忘国耻”的石刻，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苦难，更是抗争；不仅是牺牲，更是重生。如今，东北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又黄了，当年被迫流亡的学子们若能看见今日之中国——高铁穿梭于曾经的战场，航天器遨游于太空。我们今天可以告慰这些先烈们：他们用鲜血守护的祖国，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雨停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纪念碑上。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十二字箴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94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把苦难化作力量，将记忆铸成盾牌。当孩子们在纪念馆里抚摸着抗战时期的军用水壶，当青年学子在防空洞里聆听历史的回响，传承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此刻，天边出现一道彩虹，横跨在曾经的战场之上。雨水洗净的不仅是城市的尘埃，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警钟。“九一八”的雨会停，但那段历史留下的启示永远不会消失——唯有铭记苦难，方能守护和平；唯有自强不息，才能告慰先烈。这，就是我们对“九一八”最好的纪念。

些哽咽：“同学们，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因为一点小事……被人欺负了，挨了几拳。”他顿了顿，郑重地说：“你们要记住，长大后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要欺负别人。”班上的男生几乎异口同声：“谁欺负您？我们这么多人，替您出气去！”“不行！”王老师立刻制止，“让你们那样做，我就是教唆犯罪。我的学生，绝不能做违法的事！”教室里瞬间寂静无声，空气里弥漫着同情与无奈。片刻后，王老师平复了情绪，像往常一样开始讲解昨天的试卷，只是声音低沉了些，语速也放缓了。

弹指间，30余年过去。王老师的教诲却如明灯，始终照亮我的心：勤奋地对待工作，自信地面对生活，永远不做欺凌他人之事。

我并非他的得意门生，亦未考入名校。自毕业后，我一直未曾探望王老师。并非不想念，而是每每思及自身境况，深感有负师长的教导与期望，竟不知该以何言相见。

前几日，和同学老杨相约准备去看望王老师，在向他同学打听其家庭住址的时候，竟然听到他已于2023年离世的噩耗，遗憾、悲伤和无奈交织，奋笔疾书，写下此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早些年，我那些粗拉拉的故事稿纸，常带着一身汗气钻进《新乡日报》那座爬满青藤的老楼里。推门进去，油墨味儿混着浆糊酸气，扑面撞你一个跟头。苏景义，苏老师，就淹没在稿纸堆成的山坳坳后头，露出半个脑壳顶儿，发茬子花白，硬得扎手似的。

“来啦？”他眼皮子都不抬，声音不高，像旧报纸翻动的窸窣声响。“稿子搁那儿，自己倒水喝。”手头正捏着蘸水笔，在一篇密密麻麻的字缝里戳戳画画，红墨水爬得像蜘蛛路。我缩脖站着，大气不敢喘，只听见笔尖划纸的沙沙声，脆生生的，像秋后豆荚在日头底下自个儿裂开的响动。

那稿纸上爬满的红道道，是苏老师手里伸出的筋脉，硬生生把我这荒地里长的野蔓子，往正经藤架上引。我这土坷拉里创食的笨脑子，哪里懂什么起承转合，全靠他那蘸水笔杆子点拨——这根筋抽了，那疙瘩堵了，他三言两语，却能像快刀剔骨般干净利索。“噫，这疙瘩，锯子刺木头，别扭一声不就过去啦？绕恁大圈子干啥！”一句豫北的土坷拉话，硬得我脑门子嗡一声，眼前豁亮。

上世纪90年代初，故事这行当在咱豫北地界，也算红火过一阵子。苏老师和申之琨先生捣鼓起来的新乡市故事沙龙，像块吸铁石，把十里八乡沾点文墨香的都吸拢了过去。那沙龙没个定所，有时在文化馆那间老屋，有时挤在某个文友窄憋的堂屋里。苏老师就是那暖炕头的热源心儿。屋里烟气缭绕，劣质香烟辣得人眯缝眼，他端着个搪瓷杯，杯沿一圈茶垢黑得发亮，有人念自个儿的稿子，声音打着颤。念完了，屋里静得能听见烟灰落到地上的声音，大伙眼珠子都瞄着苏老师。他嘬一口浓茶，眉头拧个疙瘩，半天才“嗯”一声，那点子拨弄出来，却像钥匙捅开了锈锁：“你这故事，噱头有了，缺股子‘人气儿’。得让人活起来，脚得沾着咱豫北的黄土，嘴里得哈出白薯干味儿才算数！”话不多，句句嘎嘣脆，砸在人心窝子上又准又狠。经他这双沾满红墨水的粗手点化，多少块不成型的泥坯子，硬是给盘成了能装米盛水的家什。

有一回，我鼓捣了个乡下赤脚医生的故事，自个儿觉得差不多了，巴巴地送去。他捏着那几张轻飘飘的纸，眉头拧成太行山石头缝里的老毡针。半晌才开腔：“事儿不赖，可你这‘药匣子’，空了！”他指头戳着稿纸，像戳着我脑门心儿，“里头装的啥药？是咱豫北老辈儿传的草木根须？还是光秃秃一个空匣子晃荡啊？”就这几句，把我砸醒了。我卷起稿纸就往老家跑，钻沟爬坡，寻访那些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的老药工。再回来时，稿纸上浸透了创药人的汗味儿和老黄芩的苦香。苏老师粗粗翻了几页，嘴角扯出一丝几乎看不清的笑纹，蘸水笔在那稿纸右上角，嘎吱一声，画了个粗重的“√”，像农人给谷屯子打下的印记。那墨迹未干的“√”，便是我钻山沟踩烂泥换来的路条，凭它，我那“药匣子”才算是挤进了《故事会》的门缝儿里。

日子像苏老师桌上那叠永远批不完的稿纸，一页页飞快地翻过。他桌上挨着墨水瓶，搁着些揉搓得卷了角的汇款单子，蓝荧荧的薄纸片儿。那是我的故事生了脚，跑到外地刊物换回的散碎银两。他递过来，递过来的不只是钱，更像是某种凭证，沾着他手上洗不净的红墨水味儿。“瞅瞅，又活了两个，得劲儿吧？”那蓝单子摊在磨得油亮的钢板书桌上，像土坷拉窝里扑棱出来的蓝翅小鸟，托着我笨重的身子，竟也朝着做梦都不敢想的远方扑腾了几步。稿费单子轻飘飘，可落在我心坎上，却沉甸甸如同盖了章的契书。

每当在街边书摊上瞥见熟悉的新乡作者名字，心头总会猛地一热，像被三伏天的日头烫了一下。那热气的源头，便是苏老师和他那支仿佛永远蘸不满墨水的红钢笔。他那张被岁月刻得沟壑纵横的脸，在记忆里越磨越亮堂。手上那经年不褪的红墨水，倒像是浸进骨子里的烙印了。

月亮爬过东窗棂，清冷冷的光洒在书桌桌上。我翻出两张早已过期发脆的旧稿费单子，蓝荧荧的颜色在月光底下幽幽地浮着。指尖拂过，纸面冰凉，却仿佛又感觉到当年苏老师递来时，那股子油墨和红钢笔水混染的暖烘烘的人间烟火气。这气息，便是他从稿纸堆里刨出来，硬塞进我们这些泥腿子手里的火种，照亮了无数个贫瘠夜晚里蠢蠢欲动的笔尖。

许多人羡慕韩国拥有一个来自星星的都教授，而我很幸运，能拥有一个来自星星的你

为了做好迎接你的准备，百度成了我经常拜访的好友，但我渐渐发现，有些对你的描述刻板晦涩又生硬，所以我放弃在网络和书中去搜寻答案，而是用我的眼睛我的心去认真读你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同样的，你也能读懂我



我的奶奶留着一头短发，瘦瘦的，别看她60多岁了，可是走路来英姿飒爽，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老人。虽然奶奶已经退休了，但是，她一身警服的样子却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里。

奶奶做了一辈子警察，什么坏人都怕，却最怕我哭。这个暑假是我跟奶奶分开最长的一次。记得那一天，在火车站奶奶把我送上车后，看着我难受的样子，便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从我出生到现在，奶奶在我身上付出了太多的心血，送我上口才班，带我打羽毛球，陪我参加比赛，风雨无阻，在奶奶的陪伴与呵护下，我的口才演讲获得了金奖，羽毛球水平也突飞猛进。

奶奶总是说要把我最好的都留给我，其实，这也是我的心愿，我要好好学习，把这世界上好的东西都送给奶奶。

我爱我的奶奶。

红墨水的引路人

——《新乡日报》原编辑苏景义印象

薛宏新

“这是一篇洋溢着作者澎湃激情和充满诗意的文采的作品。”赏析文章介绍，1943年7月初，延安的《解放日报》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周年，准备广泛报道和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时年22岁的战地记者穆青，去中央党校采访了一位来自冀中的同志。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获得了雁翎队丰富的写作素材。因为曾在冀中打过近一年的游击战，多次路过白洋淀，穆青难以忘怀那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勤劳勇敢的乡亲。雁翎队抗日的生动故事，使他的激情难以自抑。出于对那片土地深沉的爱恋，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恨，对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员勇敢机智战斗的由衷的赞美，穆青胸中的激情爆发，笔下流淌出滚烫的文字。

于是，一篇写入中国抗战新闻史的名篇佳作诞生了。从此，富有传奇色彩的“雁翎队”的名字传遍各敌后根据地，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斗志。同时，雁翎队的水上游击战，与华北军民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一样，威震冀中平原，令日寇闻风丧胆。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著名记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穆青生前好友范敬宜多次提到一个命题：“感染是新闻作品生命力之所在。”他说：“我一直在思索，新闻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难达到的是什么。总结几十年走过的新闻道路，我终于抽象出来两个字：‘感

染’。”新闻作品的感染力强不强，取决于作者投入激情的多与少。在谈到采访写作时，穆青曾有这样的感慨：“什么叫激情，我的体会是到忘我的程度，你的思想感情都会在人物身上，你即使做一件事，洗脸、吃饭都是下意识的。”穆青从事新闻工作60余载，一直笔耕不辍。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这份激情，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忘国耻”的石刻，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苦难，更是抗争；不仅是牺牲，更是重生。如今，东北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又黄了，当年被迫流亡的学子们若能看见今日之中国——高铁穿梭于曾经的战场，航天器遨游于太空。我们今天可以告慰这些先烈们：他们用鲜血守护的祖国，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雨停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纪念碑上。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十二字箴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94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把苦难化作力量，将记忆铸成盾牌。当孩子们在纪念馆里抚摸着抗战时期的军用水壶，当青年学子在防空洞里聆听历史的回响，传承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此刻，天边出现一道彩虹，横跨在曾经的战场之上。雨水洗净的不仅是城市的尘埃，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警钟。“九一八”的雨会停，但那段历史留下的启示永远不会消失——唯有铭记苦难，方能守护和平；唯有自强不息，才能告慰先烈。这，就是我们对“九一八”最好的纪念。

许多人都羡慕韩国拥有一个来自星星的都教授，而我很幸运，能拥有一个来自星星的你

为了做好迎接你的准备，百度成了我经常拜访的好友，但我渐渐发现，有些对你的描述刻板晦涩又生硬，所以我放弃在网络和书中去搜寻答案，而是用我的眼睛我的心去认真读你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同样的，你也能读懂我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

我读到了你并不孤独，只是你的心里，有个多彩静谧的小小花园，我读到了你并不刻板，妥帖完成一项任务是你的细心和耐心，我读到了你并不悲伤，没有任何人的笑容可以灿烂如你，我读到了你并不冷漠，因为当你轻轻靠在我的肩膀时，你小小的身体柔软无比，当你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时，你的手心是炙热的，当你认真跟我讲话时，你的语言是那么的迫切和真挚